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佳偶 設險伏有志建



且說這秋英被饒鈞拖翻大喫一驚恐是遇着短路劫

賊後來聽得說送到老爺那裏去發落想必是個守夜

的巡兵及到了船邊見艙裏走出十數個貫甲持戈的

兵來

與前文妙在不必相似

知是官船便放心不懼原來這船却

是殷勇的哨船這地名叫做孟河港却是崇明太倉兩

處出入海口的要道

只一句寫殷勇智勇足備

殷勇却只管轄得三

百六十名官兵雖有總制令箭可調汎兵因知袁遊擊已與李更良合兵會勦無兵可調自揣衆寡不敵因想

叅遊兩營之兵合計三千有餘會勦倭奴諒可必勝

誰知

反爲倭奴所敗可見兵機不能逆料倭奴一敗必從此處出口正好截殺

因此把這三百名兵分爲十隊據險埋伏在蘆葦叢莽

之中口內各啣哨子爲號準備黑夜廝殺每一隊用鳥

銃十杆鈎鎌鎗十杆大砍刀十柄一聲炮响四下接應

又恐有奸細出沒沿路另派巡兵伏於大小要道晝夜

哨探防守自己亦不卸甲

三百六十名兵似有三千六百名之勢如此設施豈是勇

夫所能 這夜巡兵把兩個婦女帶進艙來殷勇看時一個

年老婦人一個青年女子因問道你們爲何黑夜行走

只見那老婦答道我們是逃避倭寇的日間不敢行走

殷勇道如今倭寇四散屯劄你們待逃往那裏去老婦

道老身自有親戚相投只是這個女子是在路上遇着

的他已無家可奔如今遇着老爺便是他終身造化只

求將他收下保全他一條性命老身也省得路上累贅

說得有意無意不接不離真是神仙妙語 殷勇看那女子雖然蓬首垢衣却

掩不住他那容光秀麗因想若不收留恐遭賊害便道

你何不同他在此待平靜了差人送你們回家如何老

婦道我自有安身處所不消老爺費心只要將他收下

我便放心去了因對秋英道你安心在此只不要忘記

我的言語說畢轉身便走秋英却待要拉住他時早已

走出艙外殷勇卽吩咐巡兵將他送出大路這巡兵纔  
答應了出來已不見了那老母的踪跡衆人吃驚道分  
明纔走出艙怎麼就不見了奇怪奇怪因回稟了本官  
殷勇便問秋英道這個老人家你在何處遇着的可曉  
得他居住姓氏麼秋英道曾問過他他說娘家姓宣夫  
家姓何原是山東人到這裏來探望親戚說他有個女  
兒許在這裏金陵岑家想必這就是他親戚了殷勇又  
問你是從那裏過來的秋英却將崇明如何失守合城  
如何被害今早如何刺殺倭奴逃走如何見官兵敗績  
躲入荷池又如何上岸餓倒遇着這姆姆救我同來的

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殷勇聽了驚訝道看你不出竟有  
如此胆量但崇明到此有百十餘里你如何走得半夜  
便能到此如此看來這老母決非凡人了旣說有這金  
陵岑姓且慢慢訪查因道你且坐下說這倭中情狀如  
何秋英也不推辭就在傍坐下因說這倭奴狡猾兇殘  
大約攻破城池先肆擄掠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殺戮無  
存把那些少壯男人驅在一處遇着官兵到來先驅使  
冲陣倭奴却伏在背後有回顧者卽行砍殺官兵不分  
青白槍銃矢石齊發殺的却是些無辜百姓還割了頭  
去冒功請賞這些倭奴却四分五落避開待官兵銳氣

已過他却四下呼嘯合圍攏來官軍十場九敗因此這  
些倭奴藐視官軍全無畏懼俗語云見姓人不可說矮  
話華夫人當着兵官直言  
不避定是識得殷勇且試他度量如何不然獨不畏衆人之瞠目耶但其性最貪又無紀  
律往往夥內分財不均便自相殘殺看破倭奴伎倆老  
便是有心人  
爺用兵當以智取不可力敵這一席話說得殷勇滿心  
敬服道你有如此才智勝過男兒十倍但此處正當要  
害早晚恐有廝殺不便留你你且吃些飲食到五更送  
你到留河署中暫住平靜後再作計較當下給與了些  
干糧在後梢艙少歇到五鼓時卽着兩個老誠伴當由  
水路護送回署這秋英見殷勇是個年少英雄心下也

十分有意

遍觀小說佳人才子無非吟詩作對私約傳  
情並無英雄識見而成佳偶者故此書與尋

常小說迥  
異雲泥

這話暫且不提且說那李叅將與袁遊擊兩

個不敢進逼倭寇推說在要道把守截他歸路其實是  
心寒膽怯畏懼交鋒誰知却被趙天王使混江鯁江七  
暗約城內倭奴從半夜兩下劫營殺得官兵大敗次早  
二將聚集敗兵喘息未定又被倭奴四下合圍攏來刀  
飛血濺又大敗了一陣袁遊擊捨命力敵李更良却身  
帶重傷而逃却被赤鳳兒同江七緊緊追來正在危急  
只聽炮聲震天一彪官軍從斜側裏雲飛電掣而來原  
來却是黃總制得了飛報差中軍副總鎮陳奇文率領

精兵三千前來救應正遇赤鳳兒追趕李更良到來遂截住大殺一陣這赤鳳兒與江七只帶得五七百倭兵不防這大軍到來一衝殺得星散雲落却得趙天王同就地滾江五夫妻率領大隊到來接應又混戰了一陣江五江七見官兵勢大招呼趙天王奪路往廟灣而走陳奇文聽得東南角上殺聲震天知是袁潮被困卽分兵一半着中軍守備金尚忠追趕趙天王自率官兵前來救應却說這袁潮見李更良帶傷而逃支持不住也要脫逃不料被倭寇四下圍住不能脫身正在十分危急幸得陳副總救兵到來軍勢復振內外夾攻倭寇抵

敵不住又見趙天王大隊已走沒了頭領其勢已孤呼

嘯一聲齊奔孟河而逃

逃得不差正好與殷勇獻功可見倭奴沒了好線便無用矣

陳副總同袁遊擊率兵隨後趕來這千餘倭寇除被官兵砍殺了三分之一所剩七百餘人一來趕得心慌二來沒了江五弟兄的引導只顧往前亂奔恰恰在孟河港這條路上奔來已是起更時分却被殷勇伏兵等個正着這邊官兵趕到黃昏時候見道路叢雜又無星月對面看不見人影陳副總恐黑夜難以攻擊又恐倭寇有埋伏接應因下令且揀平曠處扎住營寨這羣倭見後面沒了追兵遂放心連夜奔逃却又見四下裏蘆葦

叢雜道路盤曲正不知那一條是出路正在黑摸只聽得蘆葦中一聲炮响十隊伏兵鳥銃齊發

是殷勇絕妙兵法是鏡湖

絕妙文心從四下裏打來倭奴無路投奔自相踐踏又見四

下裏蘆葦一時燒着烟火冲天那火光中殷勇左手執

一條鐵錮右手執一口鋼刀奮勇當先率領這十隊伏

兵長槍大刀着地捲來殺得倭奴四下亂竄逼落河內

并烟火中燒死者不知其數七百餘倭寇竟不曾逃了

一個及至陳副總見火光觸天殺聲動地知是廝殺急

與袁遊擊引兵到時倭寇已是殺盡殷勇即參見了陳

副總袁遊擊陳奇文便問你如何恰好在此等着殷勇

即將調兵埋伏情節一一稟知陳副總大喜道雖老誠

夙將用兵不過如此明日回稟制憲當得首功當時下

令即在此間安營造飯因與殷勇討論勦倭的要着殷

勇就將華秋英所說之言一一對答陳奇文鼓掌大笑

道深合機宜真是至當不易之論

古云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如華秋英者又

豈可不聽這時袁遊擊在座臉上十分削色再說金守備追

趕趙天王到得海口有倭兵接應下船揚帆遁去只得

星夜領兵回來繳令天明時各營兵已齊集陳奇文計

點本鎮人馬陣亡七名帶傷二十六名計得倭首二百

七十四級參遊兩營兵丁陣亡四百三十八名帶傷者

甚衆只得倭首一百十二級惟殷守備所領官兵不曾傷了一個却得倭首四百五十七級火燒水淹者不在其內當下敘功造冊先行飛報制憲仍令金守備袁遊擊率所部人馬各回本營惟李更良受傷深重已抬回汛地卽着該營守備領本部人馬回楊舍嚴防倭寇復出整治軍需聽候調遣又移會太倉知州安雲從請他會同殷守備往崇明一帶地方招撫難民酌量詳請賑濟又再三囑託殷勇嚴防倭寇突入海口殷勇見陳奇文辦理周詳相待甚厚因密將收留華秋英在署之事細底稟知陳奇文道有如此奇女子又是奇遇正堪與

奇男子作偶但不知有多大年紀了殷勇道看來也不過二十來歲陳奇文道此事我當密稟制憲必有佳音當下料理完畢帶了親隨星夜回轅繳令却說黃總制初聞失了崇明急得三尸暴跳因飛檄飭調叅遊兩營悉兵進勦幸他兩個先已起兵尚可塞責後又聞被倭寇劫營連敗二陣惱怒已極因卽令中軍陳副總領兵三千星往救應尚恐不濟正欲再調吳淞總鎮之兵却又接飛報已得勝了一陣因此中止

補敘總制一及接邊筆無滲漏

到此次飛報方知大勝只可恨倭首遁去留此後患此非故縱倭首乃作者欲留此以正要親往崇明招撫又接成後面許多絕妙之文也



到中軍申報已移會太倉知州會同殷守備前往招撫  
心下甚喜中軍辦理周到因又檄委分巡副使前往總  
理查勘難民酌量賑濟及中軍回來繳令細問情形方  
知崇明初失叅遊兩營之兵不敢進攻却在要道把  
守以致倭寇在城屯聚人民受其屠戮又不能嚴緊隄  
防致被劫營連敗二陣若非大軍救應幾至全軍不保  
又知殷勇接印後調度有方據險設伏以本兵三百不  
損一人截斬倭寇四百餘級其功不小即日飛檄將袁  
遊擊掣回巡捕營聽候發落卽委殷勇署理太倉遊擊  
印務仍兼攝留河守備事賜精甲一副良馬一匹李更

良俟傷好再論楊舍係總轄要地檄委都使同知耿自  
新前往署理叅將印務又委荻江縣縣丞龍爲霖往署  
崇明縣印一面犒賞有功將士一面備細奏聞自陳失  
守崇明之咎此本上去後來發內閣會同吏兵二部議  
覆總制黃炯將功折罪仍留原任中軍副將陳奇文軍  
功加一級候陞叅將李更良已經身故勿論遊擊袁潮  
降三級調用守備殷勇蒞任伊始卽建大功實屬可嘉  
可否實授太倉城守遊擊以勵戰士崇明縣知縣湯一  
澄殺賊捐軀所有贈典恭候欽定仍難廕一子該縣難  
民速卽招撫照例查造清冊賑濟其餘有功戰士及陣

亡者照例分別賞恤云云奉旨湯一澄追贈太僕寺卿  
仍廕一子縣丞餘依議這京報發到各省誰不知道且  
說殷勇初意原不過指望實授了這個守備誰知又奉  
委署了太倉遊擊并得了精甲良馬喜出望外只不知  
華秋英之事陳副總會否稟知此時因公務匆匆只得  
放下遂會同太倉知州安雲從往崇明招撫難民查造  
清冊足足忙了半月纔得竣事將文冊申總理副使轉  
詳賑濟不表回到留河守署僱覓兩個老年僕婦安頓  
了華秋英將本營事務暫交把總董槐管理授與方畧  
凡有軍情飛速通報又於五里設立汛兵四名帶管飛

報緊急軍務部署畢星夜上省叩謝制憲此時是遊擊  
將軍沿途有塘馬伺候三日夜即趕至吳會不照常例  
隨傳柳稟見即刻傳進此番不在二堂却在東書房便  
服傳見殷勇進來見總制笑容可掬即上前參見畢復  
又叩謝黃公道恭喜你得了大功我已將你保奏不日  
旨意下來必有好音殷勇道這是大老爺的格外宏恩  
卑職還未有涓埃之報黃公道如今海賊勾連倭寇肆  
擾江浙東南一帶不能安枕你所轄地方最關緊要責  
任不小須晝夜隄防不可一勝便生驕惰殷勇道卑職  
當凜遵鈞旨原來殷勇那日送秋英回署此事傳得合

營皆知袁遊擊因忌殷勇得了頭功署了他的遊擊在省揚言殷守備掠取民間女子在署却不知這事已經

陳副總備細稟知

因忌而生害人之心又誰知害人而反成人好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

小人何苦爲小人

當下黃公問道我記得填你的劄付是十九

歲了你署中可有家眷

此話便問得有因

殷勇道卑職還不曾

婚娶只有嫡親叔嬸并一恩父因軍務匆匆也不曾接

到黃公道你此時也正當婚娶不可再耽擱了

此語一發說得

有因殷勇見總制說話有因因跪稟道卑職有一事稟知

黃公笑道你不必說我早已知道是爲那收留在署的女子這事有忌你之人滿營傳說前日陳中軍回我方

知原委說他能刺倭逃脫却是個奇烈女子况又孤子

無倚這是天作之合本院與你作伐成就了這親事如

何殷勇叩謝道這又是大老爺的恩典黃公道你地方

緊要卽日到太倉去任事不必回留河我自有道理殷

勇當下卽叩辭了出來謝別了堂官又往拜謝陳副總

并轅門巡捕等官星夜回太倉部署軍務到第二日知

州安雲從來拜道恭喜總爺弟奉制府檄委代作水人

當着拙荆親往留河伴送尊夫人到來與總爺完姻只

候擇定吉期方可前往殷勇道雖是大人恩典有煩太

尊已是不當至煩勞太太如何使得安知州道這是大

老爺的台旨豈敢怠慢殷勇遂查看通書擇定臘月初四日安知州茶罷辭去各自料理至期一切完備原來留河離太倉只一站程途先一日安夫人已將新人迎至公館初四日子時拜堂這日同城文武各官都送賀禮各官夫人都來看新人道喜這華夫人並無一毫兒女情態知署中無人合卺後卽陪待各官夫人井井有條古今未有如此脫俗新娘子稱之爲奇女子信不誣也內外筵席大吹大擂兵丁們俱有犒賞午後有總憲差官送花紅羊酒綵緞到來并帶有陳副總的禮物殷勇一併拜領欸待差官直鬧熱到傍晚各官方散差官送在公館安歇然後各官

夫人起身當夜洞房恩愛不必盡言次日又盛席特請制憲差官只邀知州相陪起身時送了二十四兩程儀一對錦緞并脩稟叩謝制憲副總次日江浦成公差家人送禮并賚劉雲所存之項到來以備費用殷勇一一領收留家人在署厚待了兩日脩書二封一封致謝成公一封託致劉氏兄弟厚賞家人而去都不在言表原來華氏夫人自到留河署中卽將老母所授丸方取出觀看却並不是甚麼丸方上面都是行兵佈陣之法後面還有三十六路梨花鎗法細細詳看心領神會且自服了丸丹之後兩條玉腕似有神力私自演習頗得其

妙已知所遇老母不是凡人朝夕望空焚香頂禮自成親之後凡遇出兵卽戎裝貫甲臨陣督戰所定計策無不奇中且又能知書達理一應文檄俱出其手

恐洗夫  
人梁夫

人無此文  
武全才

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後來晉

封一品夫人只是尋訪娘家無人只記得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也不知音信因此只在內室供奉何仙姥牌位終身焚頂又常囑殷郎訪問金陵岑姓這都是後話不提當時殷遊擊原要接取繼父叔嬭到來只因地當險要恐老人家到來反受驚恐因此只頻寄音書安慰差遣不斷又託叔父將母棺遷至北固山祖坟權

厝後來接到朱英的回信方知繼父往大庾縣去的緣故當時又具稟叩謝操江都院程公

敘事一  
針不漏

正是天涯

有意酬知己雲水無心得好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篇首敘華秋英坐談兵法真有國士之風豈閨中兒女子可及後敘各人戰功條分理浙無一漏筆真有溪雲初起山雨欲來之致末幅敘殷勇完姻脫盡俗套另開生面小說家無置喙處書中奇女子不少當以華秋英爲第一

第二十五回

喜聚首最苦別離多 望音書偏歎鱗鴻杳

筆只一枝事宜分敘如今且將殷勇這邊情節暫停却說岑公子母子二人安居蔣宅時光迅速不覺已是三個年頭自去年八月初劉公子兄妹起身之後時時盼望南邊信息不覺挨過殘冬又是清明時候音耗俱無蔣士奇道那劉公子必非爽信之人或者這音書浮沉道路也未可定後來適遇南邊到來一起客人問起江南消息越國離人見似者而喜那駭客人說這侯巡按何况一起那得不問已被黃總制糾叅早離任去了這話只因侯巡按與黃

公不合託巡視爲名往廬鳳遠避又因他行事乖張口  
碑藉藉故此道路就有這個訛傳岑公子聽了這個傳  
聞就信以爲真因與母親相商要回家赴考岑夫人一  
來牽掛着雪姐回去好就近打聽二來過了三個年頭  
並無信息不知家中是何光景况梅氏回去亦無音信  
到來更是放心不下因此亦想回去况且又是兒子的  
功名大事歸念更切因卽對蔣老婆婆母子說知其意  
蔣公道若說大姪要回去鄉試這是一樁正事我却  
好攔阻但是江南尚無的信到來又兼倭寇作亂失了  
崇明軍興旁午恐道路難行不若再待些時或者劉公

子有的信到來亦未可知再打聽倭寇平靜道路通達  
到夏間起身亦不爲遲因此岑夫人母子又復中止及  
到了五月初總無音耗且聞倭寇已經平靜岑夫人恐  
再耽延天氣炎熱路上難走爲此決意要行蔣老夫人  
婆媳又道不如只叫大相公回去應考待恭喜了那時  
送你回去未遲岑夫人道嬸嬸與大嬸子這般骨肉相  
待我也不忍言去只是叫孩子自去家中無人照料我  
也不得放心劉公子去時我再三吩咐老梅叫他揣腳  
寄個信來不知何故也竟沒有信來家中雖沒有甚麼  
東西只丟下個老家人也不知如今作何光景想那個

侯巡按已過了兩年多諒不到得再尋事端

此時諒已打聽得侯

巡按尚在不如且回家去倘有意外之事我娘兒兩個再轉

來嬌嬌們諒不多我蔣公道這件事總是我當日見得不到劉公子起身時我大該揣差一個人同到江南有了着落好叫他回來報信那時却料不到此如今悔之無及大姊必要回去我這裏端人送去倘有意料不及的事仍可轉來不過多費了一番途路辛苦盤纏一切總不要大姊費心岑夫人因對岑秀道你叔叔所說甚是竟定了主意不必遊移因對蔣公道我母子在這裏攪擾了三年一家子待得如至親骨肉一般謝也謝不

得許多你姪兒倘有出頭日子慢慢報答你們的大德

蔣公哈哈大笑道大姊怎麼又說起這客氣的話來只

恐將來我們還要倚賴大姪哩當下商量已定取通書

來擇了五月十一日起身婆媳母子彼此依依不捨就

如雪姐起身時一般日夜相敘淚眼不乾

一句提起當日情節活現

大家千叮萬囑務必再來

此句不惟蔣氏婆媳囑岑夫人務必再來亦岑夫人所許

必定再來情深語切讀之自見又確是婦道聲口

蔣老婆婆又道我已六十

多歲的人你此番去後不知還得再見你麼岑夫人聽

了心酸道你老人家精神強健壽數正長還要受誥命

享大福莫說這話嘴裏雖如此安慰由不得心上悲酸



淚珠兒滿襟亂滾

又是絕妙好詞  
令人不忍卒讀

玉馨小姐在傍道我

待送了娘去再同了娘來何如

嬌癡悽婉  
之聲如聞

岑夫人道歎

姐姐這是好近的路兒說得恁般容易將來等到你的

喜期我若得來更好倘或不能我在家裏等你你們順

道到我那裏來我再接了雪姑娘來大家相聚幾時這

倒是算得定的

誰知俱  
算不定

蔣大娘子道聽得大姆姆家裏

到江西只得一水之地明朝竟請大姆姆與玉姐做送

親去倒好岑夫人道這到使得只不知那劉親母做人

如何大家說一回悲切一回那個小學生聽得說岑夫

人要走他拉住了啼啼哭哭道我只不放姆姆哥哥去

蔣大娘子諷他道大姆姆是騙你的看你留他不留小

學生聽說就笑了道我怎麼不留我正要大哥哥教我

做文章做官哩大家聽說倒都笑了

被小孩兒一笑收  
場不然便悲切不

了却說岑夫人母子又自備了兩付祭禮往兩家墳上

奠辭過了

此不可  
少之事

蔣公已雇下了一輛大車到台庄只

講定了二兩五錢銀子連酒錢在內到了台庄再雇船

前進派定老家人蔣貴夫婦兩口相送岑夫人道我娘

兒兩個路上好走不必人送省得要人遠遠的往返蔣

公道着他兩口子送去一來好路上服侍二來好着他

同到許公那裏討個的實信息三來等他回時便知道

你們的下落省得懸望

自是主人分內事却寫得極周到又極親熱 岑夫人

道大弟既如此費心只叫蔣貴同了去就是了。我路上有  
你姪兒不用人服侍省得他轉來帶着個婆子不快。當  
蔣公道也罷聽大姊說我只雇一個牲口叫蔣貴同去。就  
是了。當下計較定了。却將行李預先收拾齊備。裏邊  
玉馨小姐連日連夜與岑夫人趕做鞋脚之類。岑夫人  
給了玉姐幾件釵環首飾做個記念。蔣老婆婆梯已與  
了岑夫人一對金鳳釵。說將來好與你媳婦戴。情深意重  
都在無言語處傳出 蔣大娘子送了四疋大繭紬好些零碎東西。  
山東土產 正岑夫人一一都拜謝收了。留下一個項圈。  
好回家送人

上面一把小金鎖鑄着長命富貴四個字與小學生戴

蔣大娘子叫兒子來磕頭謝了戴在項上甚是歡喜起

身前一。日就在內堂擺酒餞行岑公子道在此三年叔

祖母與叔嬸待如骨肉生死不忘不是一時口上謝得

盡的這小兄弟聰穎過人必成大器須要請個高明的

師傅教導切不可隨着鄉塾耽誤了他老叔大人明歲

春初務必往都中一行小姪當靜候捷音千萬不要錯

過蔣公笑道且到臨期再作理會我昨日已寫下了兩

封書一封與許公的賢姪回家後就可前去相會許丈

他見了賢姪定當樂從這封書就是紅葉了一封與劉

公子的賢姪覓便寄去不必差但是這沒有回音的緣故賢姪須查個明白我看劉賢姪決不是輕諾寡信的人其中必有緣故

此是豪傑深信語

岑公子應諾當下一家

們飲酒敘話直至交三更纔罷蔣公取了兩封書格外一封二十四兩銀子與岑公子道這來回盤費我已交與蔣貴賢姪路上一些莫管這幾兩銀子不過少助賢姪夜窻燈火之用今秋我這裏希望好音明春進京會試又好便道到來相會

此非世情話却是深知話

岑公子道只恐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岑夫人便道大兄弟這就太多情了娘兒兩個在這裏三年擾得不夠還要格外費心叫

人心上也過不去蔣公未及回答蔣大娘子道這是他與姪兒做燈火費的大姆姆不要管他岑公子見義不可却便道長者賜不敢辭卽拜謝收了岑公子又給了元兒二兩銀子衆家人媳婦了頭們共賞了五兩各人都叩謝了這夜只蔣老夫人和衣睡了一睡其餘衆人都沒有睡覺相敘到五更時分又擺上起身的飯來各人敬了岑夫人母子一杯正是啣杯和淚飲夜短情愈長少刻東方漸白車輛行李都已齊備岑夫人母子一拜別了灑淚起身蔣大娘子與蘇小姐一定要送出南關惟蔣老夫人只送出大門口着了頭們扶岑夫人

上了大車蔣大娘子與蘇小姐已上了轎車岑夫人在車上再三請媵媵進去然後開車蔣士奇與岑公子都上了牲口蔣貴騎騾在車前引路一同往南關來到了三岔大路岑夫人叫停住了車岑公子下牲口來阻住了叔媵的車馬又在路傍叩謝蔣大娘子叫將轎車打在大車傍邊道不得遠送姆姆前途保重岑夫人在車上探出身來又與他娘兒兩個流淚謝別并囑蔣大娘子與我拜上媵媵叫他老人家寬心再圖後會岑公子又在車前拜謝了蔣大媵子謝別了玉妹看着轎車回了轅請蔣公上馬蔣公道賢姪前途小心保重到家見

過許丈打聽了劉公子的信息即着蔣貴回來免我懸望岑公子應諾纔灑淚登車而去

古云丈夫有淚不輕彈又云情到深時淚

易彈原不可槩論

蔣士奇見車去得遠了纔同着轎車回家到

得門口見老婆婆還在門首與鄰居的兩個老婆子說話看見兒媳們回來纔一同進內老婆婆道你們倒送得快這啗就回來了蔣大娘子道他叫拜上你老人家放寬心再圖後會玉馨小姐還是眼淚汪汪的

女兒常態然何

其妙也

老婆婆道你日後倒還是相會得着的我們是笑

不定了家中這些了頭僕婦沒一個不說岑夫人好的在啗這裏三個年頭重話兒也沒見他老人家說一句

倒不知給啗們說了多少好話解了多少是非一家子  
自岑夫人去了甚覺冷清直待過了幾日纔把這心腸  
漸漸放下人要到過後有人想念纔笑是會得做人那日幸虧起身得早小  
學生還未睡醒及起來知道他大姆姆同他哥走了整  
整的哭吵了一日這也是前生的緣分不然如何一家  
子都這般情深意重難捨難分如今且不說這邊分別  
的話却說這不通音信的緣由我亦正要問這緣故原來劉電所  
託寄的這書信盤纏周老人正要覓妥當人寄去不料  
自己忽生起病來日重一日竟至不起他兒子又在外  
邊與人做夥計及到家時周老人已在垂危之際一句

話也說不出來他兒子並不曉得有人寄書信的事及  
至忙忙亂亂料理喪事畢後這書信盤纏已不知落於  
何人之手竟沒有踪跡了以致兩下音信不通這也是  
有個定數在內並非劉電與周老人的悞事岑夫人若得了房屋  
入官之信必不回來岑公子亦不能應再說這岑忠自  
考如何生得出後面許多絕妙文字  
從岑夫人母子起身後不及三個月被按院行牌着落  
江陰縣查追岑家家產原來岑公當日兩袖清風並無  
餘蓄只有祖遺薄田數十畝并這所住宅江陰縣明知  
尋衅只將住宅着經紀估值了五百兩銀子申報侯巡  
按飭令勒限官賣要抵償他代還的官項這縣官知是

按院作對平地風波沒奈何照牌行事只得着岑忠將箱籠傢什盡行搬出卽時封鎖着落經紀速賣這侯巡按憤猶未息要將岑公子仰學除名幸虧徐老師暗令三學聯名公保他據情申詳該生告遊學在先且並無絲毫過犯乞恩免革侯巡按看來難違公論纔得了局這岑忠被逐出來十分惱恨無奈將箱籠等物暫寄鄰家適值他兄弟岑義到來探望岑忠就雇了一隻大船將一應物件盡行搬到湖州碧浪湖村兄弟家去居住

爲岑公子僑寓湖村伏線

原要自己在山東報信不料氣出一場病

來這有年紀的人受了驚恐着了氣惱一病年餘不得

痊好幾次要雇人寄信

此句必不可少

又值倭寇作亂的時節

蘇松嘉湖等處戒嚴行旅都不敢來往他兄弟弟媳都是個本分鄉農胆子最小惟恐倭寇殺來日夜懷着鬼胎後來聽得倭寇退去岑忠也畧可起床行動因對他

兄弟道

又撰出一義僕勸人可見此書有關世道人心不小

主母同小主人一去

兩年杳無音信他們也不知家中遭此變故我又病到如今不能前去雖則我此時畧可動彈終是出不得遠路我們三輩子受他的恩養到此時連信也不通知他們一個明朝豈不叫他母子們抱怨如今我與你料理家中的事務你代我在山東去探望一回岑義道哥哥

說得極是端正起來明後日就起身況且如今五月天氣又不用帶鋪蓋累贅只消一床夾被隨身衣服打個包裹就好去了只是要打湊幾兩盤費岑忠道這個不用你說只是你不慣出門的人路上須要諸事小心原來這岑義夫妻兩口只有一個六歲的小兒子倒有一個十五歲的閨女取名端姐岑忠當日跟岑公做官的時節積攢了幾兩銀子都把與兄弟買了幾畝水田自己耕種又置了幾間小小瓦房與他討了親事兩口兒倒也勤儉度日服侍岑忠就如父母一般十分恭敬讀此令無兄弟今日叫他在山東去便一口應承並無難色人淚下

岑忠當下在箱內取出五兩銀子與兄弟做盤纏又開了一個路程單并山東沂水縣尚義村的住址因道我也不寫甚書你到那裏將家中的事細細說知或者在何舅爺那裏再住幾時或者竟回到這裏來暫住隔了省分也不怕他尋事且計笑他不久也就限滿那留任不留任還不可知若是這對頭去了大相公還好回來應考聽聽他老人家的定奪便了岑義一一應諾到次日別了兄長拏把雨傘背了包裹計水路搭船旱路雇短盤牲口而去摠因事有前定若使當日岑忠不病倭寇不亂周老人不死山東得了信息岑夫人回與不回

尚在未定誰知這邊病的病死的死山東又沒個人來  
以致岑夫人母子回來又生出許多情節正是當知飲  
啄皆天定須信窮通是命該畢竟不知岑義如何往山  
東報信且聽下回分解

敘岑蔣內室分手寫得情意纏綿淒涼酸楚妙在  
用家常本分語傳出能令讀者陪許多眼淚真寫  
生妙手然非有情人不能道隻字





